

十五

村口那棵乌柏树霜打过了，叶子变得深红，树下依锄站着个面色死灰的男人。你问他这叫什么村子？他两眼直勾勾望着你，不作回答。你转身对她说这家伙是盗墓的，她忍不住直笑。等走过了，她在耳边也对你说，是水银中毒的缘故。你说他盗墓时在墓道里待得太久，两人一伙，另一个中毒死了，就剩下他还活着。

你说，他太爷一辈就干的这个，他太爷的太爷也干这行，这行当只要祖上有人干过，洗手也难。又不像抽鸦片，到头来倾家荡产，盗墓的却无本万利，只要狠下心来，下得了手，捞着一回，世世代代跟着上瘾。你对她这般说着，好生快活。她挽住你手，也百依百顺。

你说他太爷的太爷的太爷，那时候乾隆皇帝出巡，各地官员谁不巴结圣上？千方百计不是挑选当地的美女，就收罗前朝的珍宝。他太爷的太爷的太爷他爸，祖上只两亩薄田，农忙下田，闲时熬他几斤糖稀，染上各种颜色，做成糖人挑副担去远近村镇上叫卖。做个小娃娃的鸡巴叫子，做个猪八戒背媳妇，又能有好大的赚头？他太爷的太爷的太爷小名叫李三，整天游游逛逛，无心学做糖人，却开始想背媳妇那事，见妇人家就答讪，村里人又都叫他皮漏。有一天村里来了个蛇郎中，拿着竹筒、通条和铁钩子。背着个装蛇的布口袋，在坟间乱钻。他觉得好玩，便跟上这蛇郎中，替他拿个家伙。这蛇郎中也给他一颗黑豆屎样的蛇药，让他含在嘴里，甜丝丝的，倒也清凉润嗓。跟了半个月下来，他也就看出了门道，人拿蛇是幌子，挖墓是真。这郎中也正想找个帮手，他就这样发迹了。

这李三再回到村里来，头上戴顶黑缎子瓜皮帽，还缀了颗翡翠顶子，自然也是旧的，乌伊镇街上陈大麻子的当铺里弄来的便宜货，说的是镇上那条老街还没有被长毛烧掉的时候。他着实神气了一番。用村里人的话说，叫抖起来了，跟着就有人跨进他家门槛，向他老头子提亲。他随后讨了个小寡妇，也弄不清是那小寡妇先勾搭的他，还是他先把小寡妇弄上了手。总归，他竖起大拇指说，乌伊镇下街头那挑红灯笼的喜春堂他李三也不是没逛过，出手就一锭白花花的银子，他当然不会说那银子在墓穴里叫石灰雄黄水早浸得发黑，多亏他在鞋帮子上使劲擦了又擦。

那墓在落凤坡东二里一个乱石岗上，雨后，有一股水直往一个洞子里流，叫他师傅发现了。洞越捅越大，从下午到天将黑时分，挖得刚能钻进一个人，自然是他先进去。爬着爬着，他奶奶的，人就掉了下去，把他的魂都吓掉了一半。泥水中居然摸到好些坛坛罐罐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他统统砸了。还有一面铜镜，是他从朽像豆腐渣样的棺材板里摸出来的，竟乌亮的不生一点铜绿，给娘儿们梳头的那真叫棒。他说他要有半句谎话是狗养的？可惜都叫他师傅那老家伙弄走了，只给了他一包银子。吃一回黑，长一回乖，摸出门道他自己也能干。

你便来到了这村中的「李氏宗祠」，门楣上有块早先的鹤鹿松梅的石刻安在这新修的门垛上。你推开虚掩的大门，立刻有个苍老的声音问你做什么？你说来看看的，廊庑下的一间房里便出来了一位矮小而并不萎缩的老者，看守宗祠显然也是一份荣耀的差事。

他说这外人不让看的，说着便推你出去。你说你也姓李，这宗族的后裔，多少年在外漂泊，

如今回来看望故里。他蹙着白毛滋生的眉头，从上到下打量你一番。你问他知道不知道村里早年有个盗墓的？他脸上的折皱加深了一层，一副叫人痛苦的表情，回忆又多半少不了痛苦，你不知道他是搜索记忆还是在努力辨认，你总之不好意思再看他这张变形了的老脸。他含糊嘟囔了好一阵子，不敢贸然相信这穿旅游鞋而不穿麻鞋的子孙，半天终于哦哦的说出一句，不是死了吗？也不知是谁死了？总归是老子而不是儿孙。

你说这李家的子孙在外国都发了横财，他嘴张得就更大，终于让开，弯下腰，恭恭敬敬，领你来到宗祠堂下，像一个老的管家。他早先就穿的麻鞋，提着钥匙，说的是这祠堂还没有改作小学校的时候，现今又改了回来，小学校倒另挪了地方。

他指着山土文物样的那块横匾，漆皮剥落，可「光宗耀祖」那墨饱意酣的楷书却毫不含糊。横匾下方有个铁钩，当然是挂宗谱的地方，只不过平时不拿出来张挂，归村长他老爹保存。

你说那是裱在黄绫子上一幅中堂样的卷轴，他说一点不错，一点不错。土改分田时烧掉了一回，后来又偷偷重修了一张，藏在阁楼上，清查成份的那阵子拆了楼板搜了出来，又烧了一回。现今这张还是李氏三兄弟凭记忆拼凑，找到小学校的老师毛娃儿他爸新修的，毛娃儿也已经有八岁的闺女了，还想要个儿子。现今不是生育都要计划吗？生第二个罚款不说，户口都不给上！你说可不是吗，又说你想看看这张宗谱。他说一准有你，一准有你，这村里姓李的人家都修了进去。还说只有三户外姓，也都取过李家的姑娘，要不，休想在村里待住。不过外姓人总归是外姓人，而妇人家一概都上不了这谱。

你说这你都明白，唐太宗李世民做皇帝之前就有了这姓氏，这村里的李家且不去牵扯是不是皇亲，祖上当将军和司马的可大有人在，不是只出盗墓的人。

从祠堂出来你就被小娃儿们围住，不知打那儿冒出来的，一十好几。你走到哪里，他们跟到哪里，你说他们是一群跟屁虫，他们一个个都跟着傻笑。你举起相机，他们轰的就跑。只有个娃娃头站出来，说你相机里没有胶卷，你可以打开来看。这是个聪明的小子，细条个儿，像水中的白条，领着这群小鱼。

“喂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”你向他发问。

“大戏台，”他回答你说。

“什么大戏台？”

他们就跑进一条小巷里。你跟踪他们，巷口的屋角有块基石，刻着「泰山石敢当」的字样。你永远也弄不明白这行文字的准确含意，如今也未必有人能说得清楚，总之，这都同你童年的记忆联系在一起。在这条只容得一担水桶走过的空空的小巷里，你又听见那一双赤脚拍打着洒上水迹的青石板噼噼拍拍清脆的声响。

你穿过巷子出来，突然面对一片铺满稻草的晒场，空中弥漫一股新收割的稻草甘甜的清香。晒场的尽头果真有一个旧戏台子，用整根的木料构架的，台面有半人多高，也堆满了成捆的稻草。这群小猴子沿着柱子爬了上去，又从上面跳到晒场里，在稻草堆里翻筋斗。

四面通风的舞台四根大柱子撑着个飞檐跳角的大屋顶，顶上几根横梁当年想必用来挂旗帜，灯笼和耍把戏的绳索，柱子和横梁都曾经有过彩绘，料子和漆皮如今已经剥落。

这里演过戏，杀过头，开过会，庆贺过，也有人下过跪，也有人叩过头，到收割的时候又堆满稻草，娃娃们总爬上爬下。当年也爬上爬下的娃儿们老的老了，死的死了，上了宗谱和没上宗谱的都弄不清楚，凭记忆拼凑的谱系又是否原样？有谱与无谱到头来也无甚差别，只要没高飞远走，就都得种田吃饭，剩下的又只有孩子和稻草。

戏台对面有一座庙，在砸毁了的老庙址上如今又新盖了起来，重彩夺目。朱红的大门上绘的一青一赤两位门神，手执刀斧，眼若铜铃。粉墙上墨笔写着：华光庙再建乐助录金名单开列如下：某某某一百元，某某某一百二十元，某某某一百二十五元，某某某五十元，某某某六十元，某某某二百元……最后的落后：灵岩老中青代表公布。

你走了进去，殿内华光大帝脚下，一排老妇人或站或跪，全都一身上下青衣青裤，又都没有牙，站着的跪下，跪下的起立，纷纷烧香礼拜。这华光大帝长个光滑的脸蛋，阔脸方腮，一派福像，香烟缭绕之中，显得越发慈祥。他面前的条案上还放的笔墨砚台，一副文官办公事的样子。放烛台和香炉的供桌上垂下一幅红布，用五彩丝线绣着“保国佑民”的字样。帐幔和华盖之上，一块乌黑的横匾写着“通天显应”，边上有一行小字，“灵岩土民供奉”，就说不清是哪年哪月留下的古董。

你倒是确认了这地方叫灵岩，想必就真有这么个灵异的去处，证明你奔灵山而来并没有错。

你问这些老婆婆，他们都张着没牙的瘪嘴，发出丝丝丝丝的声音，没有一个说得清去灵岩的路。

“在这村子边上？”

“是是斯斯……”

“离村子不远？”

“斯斯希希……”

“要拐个弯？”

“希希奇奇……”

“还有二里路？”

“奇奇稀稀……”

“五里路？”

“稀稀奇奇……”

“不是五里是七里？”

“稀是奇是稀是斯……”

有一座石桥？没有石桥？就顺着溪涧进去？还是走大路的好？走大路就远了？绕点路心里明白？心理里明白了一找到？要紧的是心诚？心诚就灵验？灵验不灵验全在运气，有福之人无须去找？这就叫踏破铁鞋无处寻，寻来全不费功夫！说这灵岩无非是顽石一块？不好这么说的，那么该怎么说？这不好说是不好说还是不能说？就全看你了，你看她是什么模样就什么模样，你想是个美女就是个美女，心里中了邪恶就只是鬼怪。